

往事如風

缘起缘聚缘去

——我与旗报二十载

●常耀宗

现在想来,一个人要走什么样的路,也许命中早已注定。不过,这个注定也是有内因的,正所谓凡事皆有因果,世事皆有定数。

就我与《察右前旗报》结缘,实质上那也是有迹可循的。

我是个喜欢舞文弄墨的人。先是写诗歌、格言,后写散文、评论,再后来写新闻、报告文学,到如今几者皆有。

人都渴望被人看见、被人认可。写着写着,我就有了向外投稿的想法。20世纪90年代,我们的视线范围,大多就是从地方到中央的几级报纸。我最初投稿选择的是《察右前旗报》,几次浅滩暗礁,几番乘风破浪,终于迎来了文稿被采用的神圣时刻,我惊喜、我欣慰,仿佛在遥远的天边看到了一丝曙光。从此,我向前走,不回首!

记得有一次,我给旗报社投去一篇近四千字的小小说,半个月后报社通知我,社长李玉飞找我有话要谈。见了李玉飞,他告诉我,我的那篇小小说见了报,而且是全版刊登。故此他称赞、鼓励我,并送我一本《海浪花》,还给了

我优秀撰稿人荣誉证书。临走,他希望我以后能兼顾文学写作与新闻报道,做一个双向发展的好青年。只可惜,当时的我并未完全领会他的深意,我只是照做,权当练笔。岂料我的努力无形中为之后从事新闻工作夯实了基础。

某年八月十五前夕,我在一家打月饼店巧遇李玉飞。言谈中他下意识地说:“唉,要是能把你调到旗报社就好了!”听罢此话,我笑笑,心想,那怎么可能呢,爱好还能当饭吃?

然而,世事无常,让我始料未及的是,几年后我还真的进了旗报社,成了名副其实的记者兼编辑,想来也是造化弄人呵。

话还得从我依旧做着文学梦说起。

因为有了旗报平台做基础,几年后,我又开始向《乌兰察布日报》投稿。一年、两年,稿件一去如泥牛入海,杳无音讯。我坚持、再坚持,直到第三年,我的文稿终于在《乌兰察布日报》刊发。

很快,又过了两年,旗报社解散了,《察右前旗报》也停刊了,人员进行了分流。原因是当时的政策要求撤销各旗县小报,集中力量办好乌兰察布大报。为此,各旗县均成立了记者站,设站长一人。那时,由于我的诗文在《乌兰察布日报》一发不可收,所以,旗报停刊对我而言无伤大雅。就在我沉迷于《乌兰察布日报》时,一天,旗记者站站长找到我,她说从《乌兰

察布日报》知晓了我,想让我去记者站帮忙。她声音凭我的文学功底,做新闻肯定是把好手,除此之外,她没给我任何承诺,我也没提别的要求,就这样我在记者站落了脚。

实际上,其时的各旗县记者站主要负责为《乌兰察布日报》旗县新闻版组稿、校对。如此运行了几年,这个版面不知何故悄然消失了,淡出了读者的视线。

鉴于此,根据各自工作需要,就在各旗县报纸纷纷恢复的情况下,2001年初,察右前旗宣工委撤销记者站,决定恢复旗报社,随之《察右前旗报》复刊。我因此被第一个抽调到旗报社,成了记者兼编辑。那时的报社社长是由宣工委指派专人担任的,并非组织正式任命。由于人手紧缺,几个月后又调来一人,就这样我们三人组成了旗报社。起先,社长与调来的那位同志负责到外地校对、出报。我主要从事采编、排版工作。之后,进行轮岗。就两个工作人员的报社,不成“全面手”都难。几年后,社长调走了。报社由我和调来的同志共同维持了一年,后来他也调走了。报社的重担从此落在了我身上,特别是2006年到2008年,我一人全盘负责出报工作。为了弥补工作中的不足,我一边从旗广播局调用新闻稿,一边特约了一批记者与通讯员,尽可能确保稿源充足。从2009年起,宣工委逐渐抽调人员加大报社办报力量。

2010年7月,我被旗委组织部任命为旗报社社长。随后,报社吸纳实习记者3人,借调来1人。2011年10月,一名大学生考入报社。其时报社共有8人,创报社恢复后人员总数之新高。11月,我带领报社几名骨干赴丰镇报社学习。取经归来,报社从管理制度到报纸版面都进行了革新。除原来的要闻、经济社会等老版面外,科技教育、健康生活、综合浏览、视觉、专题调研、深度报道等版面应运而生,“黄旗海”副刊每期皆有刊出。借助副刊平台,一批文学新秀、骨干迅速成长起来,地方文学创作空前繁荣,业绩向好。

2013年至2016年,报社人员有的被调走,有的提干了,有的考走了,报社从鼎盛期逐渐衰落了下去。2017年起,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,旗委宣传部抽调了一名年轻人充实到报社,在办报的同时开通了报社公众号、客户端,开启了运用新媒体搞宣传的新格局。同年11月,根据自治区相关要求,旗报停刊。2020年,《察右前旗报》改名《察右前旗讯》,刊发几期后再次停刊。2021年,旗报社合并到旗融媒体中心。

屈指算来,我在旗报社工作整整二十个年头。二十年里,我尽心尽职,大小事务我都一一经历过、负责过,即便只有我一人支撑时,也从未因出现失误而受到读者的指责与领导的批评。报社是个真正意义上锻造人的好地方。

前十年我由记者、编辑成长为主笔、主编;后十年我由社长、总编历练成行家里手。出报的二十年里,日子过得虽然繁忙而紧张,但有苦也有乐,除积攒了一点所谓的经验,更多的是自身修养得到了提高。我不敢说报社人有多大声名,可每每被人说起某某是从报社出来的,多少亦有点骄傲的成分在里边。最重要的是,在我负责报社工作期间,我总是尽自己所能,极力扶持、培养社内人员,从采编、策划到校对,我都把自己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,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担起重担,胜任一方工作。没想到他们真的没辜负我的期望,工作上不仅做得无可挑剔,如今也都在更好的岗位上发光发热。能把人和事都做到这份上,我还有什么可奢求的呢?

在旗报社的这二十年,岁月在笔尖流淌,故事在版面生长。回望来时路,最想说的还是那句话——我认真活过,真好。

那些曾与我一同在油墨香里并肩奋斗过的伙伴们,无论此刻身在何方,当记忆掠过编辑部的灯光、校对时的红笔、付印前的焦灼与喜悦,是否也会和我一样,在心底泛起同一种滋味。

有些日子,走过了,便是一生的注脚。这注脚里的踏实与丰盛,或许就是对“值得”最好的回答。

缘起时珍惜,缘聚时相拥,缘去时释然——这般走过,幸甚,亦无悔。

诗词写意

收麦

●鲍永福

曾几何时
农民用镰刀割麦
而今被轰鸣的收割机取代
收麦季
山村热闹起来
田野也欢腾起来
庞然大物与地面摩擦
唱响一支支欢乐的歌
疲惫的收割机手
征服了一片又一片金色海洋
收割机在广袤田野咆哮
麦秆被斩断
麦穗被脱粒
麦粒如瀑布从喷口射出
直接灌进并行车厢
车厢容量渐渐长高
“龙口夺食”
这句古老的谚语
而今有了新的注释
以前是人与天争
现在是机器与天争
轰轰烈烈行进的农机手
是麦浪上的追风者
也是高速路上的候鸟
他们赶着季节
追着成熟
把丰收牢牢写在脸上

【仙吕·一半儿】

夜半听雨

●白洁

何人夜半叩窗棂?
又像邻家抚瑟声,
细语柔声直到明。
你来听,
一半儿铃铛一半儿笙。

【西江月】

走进巴音大哈拉

●李秀梅

屋上烟霞轻袅,院中蔬果香飘。
田畴织锦绿波摇,燕语莺歌人笑。

昔日因途渐杳,而今绮梦堪骄。
惠农政策架金桥,快慰家乡绝好。



农家晒秋

汤青 摄

游记

察汗淖尔

——滚动在水漩上的明珠

●郭佩峰

说到商都,就不能不提察汗淖尔——镶嵌在首都后花园里的一颗生态明珠。

察汗淖尔对于远方的朋友来说,也许并不熟悉。但是大家都熟悉蓝天白云、熟悉河流湖泊,熟悉鱼翔浅底鹰击长空的自由宽广、天苍苍野茫茫的粗犷壮阔,熟悉大漠孤烟的挺拔和空旷、长河落日的辽远和苍茫……绿意与时空交织,湖水共远山相连。这些生命最深层次的脉动、灵魂最容易升华的旋律,察汗淖尔都有!

你可以登上莲花山俯瞰历史,寻觅五台河畔古驿道久远的遗踪,去感受一份顽强;也可以站在金石山上眺望未来,憧憬生命潮汐起落中那些美丽的瞬间,体验心灵的悸动;可以走进巴达玛图庙,送上虔诚的祈祷,在这片云丹嘉措的出生地上,聆听经幡的风动;也可以仰卧在湿地中央的草丛中,获取一份宁静,感受大自然赋予生命的那种庄严和神圣。

而这一切,都在察汗淖尔!夜幕降临时,这里有形式最原始的篝火,能够唤醒蛰伏在生命深处的那种

野性的冲动,让人丢开烦恼,去体验灵魂穿越的极限。

如果还想享受一下舌尖上的快感,纯粹的草原人家小庙子嘎查里,有热奶茶、手把肉;阿尔泰游乐园红火热闹的农家乐里,山药砵面炖笨鸡,是地道的农家菜。

古老而年轻的察汗淖尔,流传着众多神奇的传说,这些传说同当地人民一起,守护着这片北疆湿地。奇特的“自滚锅”、形象的“人头疙瘩”、神秘的“雄鸡司晨”……那些让人浮想联翩的自然景观,被察汗淖尔人世代描绘。假如你来的正是时候,站的位置也刚刚好,你会看到云蒸霞蔚中,一匹金色的马儿正在湖面上巍然伫立,那是察汗淖尔独有的海市蜃楼。

察汗淖尔的美,是自然的美,她能让你在时空交织中,去寄托一份持久的神圣和庄严;察汗淖尔的情,是宽阔的情,无论你身在何方,你的每一次呼吸中,都有来自她这架自然空调送出一丝清凉。

察汗淖尔,一个让灵魂和身体得到休憩的地方。

小城故事

什么是家?

“无论海角与天涯,大抵心安即是家。”白居易的箴言道破本质。

“屋是墙壁与梁所组合,家是爱与梦想所构成。”泰戈尔的哲思勾勒轮廓。

“家是心灵与肉体的港湾,能停泊万吨巨轮也能栖息独木小舟。”毕淑敏的感悟触达内核。

这些名言从不同维度诠释家的意义,共同指向一个答案:家的本质是心灵归宿与情感寄托,与地域远近、空间大小、陈设繁简无关。

对于游客而言,城市的吸引力从来都是多维度的。历史文化、自然景观构成的“硬实力”与服务品质、生活氛围、创新活力凝聚的“软实力”,共同铸就城市的综合竞争力。而一座城市能否留住游客,让游客感受到家的温暖与安心,体现在对游客需求的精准回应、对文化的深度挖掘、对服务的极致打磨以及对秩序的有效守护中。

荣获“全国文明城市”“国家园林城市”等多项称号的乌兰察布市,用4.3℃的年平均气温、18.8℃的夏日清凉,赢得了中国气象学会授予的“中国草原避暑之都”称号,成为北方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。“北京向西一步,就是乌兰察布”——这句生动的宣传语背后,是这座城市凭借区位优势引流、生态资源变现、文旅产品创新实现的华丽转身。乌兰察布正着力从传统旅游城市蜕变为“京津冀后花园”,更借由新媒体传播打造成为现象级网红目的地。

如今,越来越多游客带着家人、领着宠物、开着房车来此安营扎寨。他们爱这里的舒爽气候,爱这里的特色美食,更爱这座城市的干净与宁静。有人整个夏天没挪窝,入秋仍恋恋不舍;有人初来乍到便深深喜爱,直言明年要早来;有的已是轻车熟路的“老熟人”了,包括营地周围有几个菜市场,市场的物价行情,她们熟捻得像在自家社区,北京话叫“门儿清”。

若让游客打分,乌兰察布的答卷无疑是高分——这份满意,从热闹的车营地便可窥见一斑。

当人们乘着辉腾锡勒草原的清风,披着乌兰哈达火山的晚霞返回营地,心中便漾起“家”的满足;当他们穿梭于乌兰察布之夜,从热闹集市与香气四溢的小吃摊满载而归,肩头便落满“家”的温馨。这里早已成为他们的另一个“家”:是归宿,是港湾,更是满心欢喜的所在。随着时光流转,这座城市带来的不仅是气候与旅途的舒适,更沉淀为情感的寄托与心灵的向往,这些温暖的片段终将成为生命中珍贵的回忆。

家不是房子,而是爱。有爱的地方才是家,哪怕没有固定住所。

家是心灵的栖息地,是温暖的避风港,是疲惫时最想回去的地方。

有说有笑,有锅有灶,有酒有菜,有人间烟火,这就是家。房子不是家,别墅不是家,真正的家是:有心爱的伴侣,有可爱的孩子,互敬互爱,朝夕相伴,一家人其乐融融。

值得一提的是,这些走南闯北的游客们,还会主动为营地设施、景区管理提出建议,这份热心与坦诚,恰似家人的真切关怀。

夏去秋来,天气渐凉,早晚添衣,明年再见! 房车一族的游客们!